

我家有一段土院墙

董建刚

生活百味

村里没有几处土院墙了，我家的那处，却是个聚人气的地方。它不太高，却能抵挡风寒；不太长，却能为贴在它怀里的脊梁输送热量。就像农村一方土炕，将你怯冷的筋骨暖得舒坦、顺畅。

砌土院墙，一般在夏天做。那时候天气虽热，但干活儿顺手，泥浆干得快。土坯在房阶上排队，麦秸泥在一旁眉开眼笑。

靠着院墙取暖，多数都在初冬或正二三月。那时候，新阳初照，春花摇香。脊背靠紧土院墙，感受太阳的热量传送，让怯冷的脊背感觉阳光之温暖，透过土坯传遍你血脉的枝枝杈杈。

帮忙的乡亲个个摩拳擦掌。父亲喊一声，开始——大家便一起动手。铲泥的铲泥，递土坯的递土坯，倒茶的倒茶……说笑之间，一面土院墙的雏形就出现了。

新砌的土院墙粗糙、憨厚，但看着很亲切。静静站在房檐下或厦子房前，与阳光联手，为千百次脊背的倚靠做好准备。自开始贴靠到另换一副脊背去靠，新砌的土院墙一脸欢喜。无论啥时候，只要你来靠，它都会准备一腔灼热，敞开胸膛。

它面朝初冬阳光，也直面阴天寒冷。不说疲劳困乏，不讲丝毫得失，主动为你的寒冷传送热量。你靠上去、贴着它、抵紧它，它一丝不动。眯缝起眼睛的你，还会依稀看见：冬天为你烧炭烧水的父母，或危难中帮你一把的众乡亲。

你将温热后的脊背轻轻挪开，它默默相送。

风来，雨来，它独自顶着。雪或闪电打来，它独自面对。数年或几十年间，它都一如既往地为你准备一腔灼热，将你的冬天温热得筋骨灵敏、血脉流畅。

地里缺化肥时，它被榔头推倒砸碎。内屋或小房需要一段隔墙，它被铲掉外皮，抽出一脸灰的土坯块，在另一个地方依旧默默坚守。它就像一颗螺丝钉，哪里需要往哪里拧。

我家那段土院墙，连着父母的厦子房，三米多长，出厦子房两三步就到。院墙跟前摆着一行青石头，母亲铺一个坐垫坐上去，脊背贴紧土院墙，感受来自阳光的盈盈之热。

冬阳暖照，菜园葱绿。靠在土院墙上的父母面带微笑，安享土院墙为他们带来的呵护与温热。

随后，父亲叫来他的花花牌友，一边摸牌一边靠近土院墙取暖说笑。顺阳叔和刘婵嫂先来，几圈牌后也紧贴着院墙倚靠。庆民叔急了：“你俩总该热透了吧，让我和唐娥也靠靠！”

顺阳叔刘婵嫂子笑着不让座，矮个子庆民叔就一把端起母亲为大家准备的红薯干：“你两个不愿轮换，那这红薯干就别吃了。”这时候，父亲起身将自己的位子让给庆民叔靠着。

庆民叔一脸得意，说：“我可不领谁的情，我这位子是拴牢哥让给我的。谁要，谁就掏钱来赎。”

刘婵嫂子把五块钱往牌桌上一拍——我今日就把这段院墙买了。你能咋地？你给我起来！

庆民叔还在原地笑，却被刘婵嫂子一把提起后衣领：“给大伙说，你平时在前坪地里转来转去干啥哩？”

大家有些懵。刘婵嫂子说：“我问你，唐娥家的苞谷，青山家的洋葱、香菜是不是你偷的？”说着就用力一拧，疼得庆民叔刺啦着歪嘴：“哎，哎，刘婵嫂，你是村长夫人，你厉害。可咱今日说好的只玩牌，不揭人短！”

院子顿时静下来，打牌的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大家心里清楚——刘婵嫂子今天来这一出，让庆民叔的脸往哪儿放。

母亲赶紧递给庆民叔一根烟：“兄弟，刘婵的脾气我们都知道。她就是那样的人，心直口快，过了呢，啥啥都忘了。我来替你打牌，你和这些小娃，到我厦子屋看电视去？”庆民叔抓一把红薯干看电视去了，身后大家相视一眼，哈哈大笑。

“村长夫人智斗庆民，精彩、得劲。录个抖音发出去？”唐娥笑道。

庆民叔回转身来，一把将唐娥的手机按住，举手作揖道：“妹子，甭发抖音，我以后放规矩些还不行？”

父亲给庆民叔说：“兄弟，这几年大伙对你家确实不错。别的不说，光说你家在贫困时，大家没少给你家钱和粮。现在咱富了，也不要忘了这些。不然你再破罐子破摔，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你！你家娃也大了，你要再那样，到时候，可别怪大家没好话说……”

唐娥说：“庆民哥，今日这话丑理端，咱这村可是模范村。以后不管是谁，都应该注重个人形象才是！”

刘婵嫂接了一个电话，笑着出楼门走了，大家也没心思打牌了。母亲说：“趁这会儿太阳正热，我给你们泡茶，你们几个人靠着院墙晒暖暖，我今儿给咱做手工浆水面！”

顺阳叔和唐娥姐、庆民叔三人坐在青石上伸直了腰板，紧贴着土院墙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抿着嘴乐着，父亲和母亲将茶水递到三人手上。看电视剧的一伙小娃，在厦子屋叽叽喳喳、指指点点。

记住乡愁

故乡的秋夜

永善

窗外蛐蛐的叫声将我从梦中惊醒，把我的思绪带回故乡的秋夜里。

儿时，故乡的秋夜是喧闹的。农家屋顶的炊烟还未散尽，天边的晚霞若隐若现，小村的田埂、溪流、农舍被月光和霞光迷得鼓胀，挤满了发声的欲望，随便一个声响就引爆了秋夜的交响曲——打黄豆的连枷声，抬木料的号子声，厨房里的风箱声，嗷吃饭的呼叫声，老牛寻犊的哞声，猪仔无聊的哼唧声，把皎洁的月光和五彩的秋景撕成一绺一绺，塞满小村的每个角落。

生产队的打麦场在月光下如镜面般光洁，女人们三五一伙坐成堆，有的蜕核桃壳，有的捏柿饼，有的剥干豆角籽，有的拧绳绳，叨叨声、拧车声和颠簸声混杂在一起。老年人在场上绑高粱笤帚、打编席子的篾条，高粱稍子和篾签在手中欢快地跳跃着。青壮劳力趁着月光撬石头、抬木料，提早为农闲建房、冬季修地做准备。碎娃们在场上围着麦秸堆追逐打闹，笑声、哭声、骂声、嗷声此起彼伏，满地晃动的人影和嘈杂声让小村迟迟不能入睡。年景好的时候，附近几个村都会演电影，碎娃们翻山越岭跑去看，留下一路电影主人公“好坏”的争论和壮胆的呐喊声。但无论疯到什么时候，母亲都会等我。最难忘的是有次去看电影，我跑丢了一只新鞋不敢回家，母亲一整夜找我，并替我挡住了父亲的巴掌。

慢慢地，故乡的秋夜静寂了下来。月光下曾经密密匝匝的玉米地变成烟田，打麦场变成健身广场，麦秸堆不见了踪影，村广场上满是男女老少锻炼的身影。隐约有牛羊的叫声飘进耳朵，环顾四下却不见影踪。几只土狗漫无目的地在场边游荡，有人走过也懒得抬头。农户的鸡窝从屋檐下移到新房的山墙根，偶尔传出老母鸡咯咯的内斗声和摔下鸡架的惊叫声。冷不丁传出的手机铃声和搬新居的猜拳声，声音大得二三百米外都听得见。

在外务工返回的摩托车或小轿车从身边驶过也没有喇叭声，远处有人借月光为烟田起垄，忽明忽暗的光是烟楼烤烟的灯火。小村大多数男人女人都围坐在烟楼下帮工，分烟、装烟楼，心里思谋着各自的收成。老人们也不再在小院里倒腾庄稼，难怅玉米放哪儿，豆子放哪儿，哪些留种子，哪些留口粮……而是算计着儿女们啥时候回来，回来吃什么，走时带什么？以前每到中秋，母亲早早把院子打扫干净，搬一张方桌摆在院中，桌上摆满月饼、水果等好吃的等我们回来。有好几次，说好回来的我临了没有成行，父母亲在院里等了很久。

母亲走在九年前的一个秋夜里，父亲也在今年的秋夜里追寻她而去。故乡熟悉的山梁和空荡荡的老屋，让我常常想起母亲秋夜背我回家，想起母亲中秋蒸的月饼，想起父亲背柴如弓的身影，想起父亲打铁抡锤的大手……

故乡的秋夜，见证了父母的一生，也见证了乡村的变化。它用沧桑和包容，接纳着蜕变，抚慰着牵挂，守望着乡愁。虽然再也回不去，但我期待着故乡更澄澈宁静的秋夜和更美好的明天！

峡口红叶正妖娆

李根怀

到了深秋季节，早晚温差大。霜降这天，暖阳高照，落在人身上，如一股暖流流遍全身上，舒服极了。

有人说，霜降天晴，一冬暖冬。是否暖冬暂且不论，朋友发来微信说：“今天天好，去峡口看红叶去。”欣然应允，便相约前往。

车子往前跑，沿途的树和房屋哗哗往后退去，像两个相向奔跑的人擦肩而过。不一会儿，我们就来到了黑龙口街。

黑龙口这个地方不大，但很有名气，曾是长安通往河南、湖北及商於古道的必经之地。

一进黑龙口街道，车堵人拥。车全是从西安方向来的，西安的游客看过峡口红叶后，都来品尝、购买这里的麻花、豆腐干等。街道本来就不宽敞，路边有好多摊点，烧饼炉、豆腐架、柿子、核桃等摆在路边。几乎所有游客手里都提着一袋麻花或豆腐干，还有农家种的萝卜白菜，有的人拿着麻花边走边吃，眼睛却不停地在路两边搜寻自己喜欢的特产。

车辆鸣笛，人声鼎沸，吆喝声此起彼伏，好一个热闹的黑龙口街！

黑龙口街因红叶而热闹，因热闹而变得拥堵。

我们的车子在拥堵中一边避让，一边缓慢地穿街而过。

穿过难行的黑龙口街道，向秦岭深处的峡口方向行进，不一会儿就到了。

刚进峡口，公路两边的山腰上便出现了大量红叶丛，一簇簇、一堆堆。公路的左侧是沟壑，壑下是潺潺流动的河，河水清澈清冽，河床横七竖八地卧着许多大石头，水撞击石头翻起洁白的浪花。右边山势陡峭，无路可攀。所以，游人只能站在公路边观赏、拍照。尽管如此，大家依旧兴致勃勃，边赏边赞叹着，说这边漂亮，那边也美，说这一簇红得像火，那一簇黄得像金，其乐融融。

知道峡口有红叶是近几年的事情。1985年，我考上省城的中专学校，从峡口不知经过了多少回。那个时候从县城到西安，车程7个多小时，而且路窄艰险，车小人多。从县城车站上车的人还有座位坐，从半路上车的人几乎都是站着。我经常是半路上车去西安，一上车就站着。汽车沿途不断拾人，车厢内站的人越来越多。站的时间长了，两腿麻木，先抬起一条腿，像金鸡独立，然后再换另一条腿，这样反复着到达西安。在这样的艰辛中，谁还有心思注意山上有没有红叶？

近几年，峡口的红叶的名气越来越大，甚至登上央视，便决定有机会一定要来看看。这次来看峡口红叶，我们选择了霜降这一天，下午两点到达。此时，正是光线柔和、山色层次分明时。

峡口的红叶是秦岭山中的栎树或者黄栌树叶。灌木丛成簇成堆，成不了大材，但到了深秋，红得像火，红得像血，红得映天，红得让人陶醉，醉在其间，流连忘返。

我曾渴望生命如夏日的骄阳般火热，走着走着，才发现沿途最美的风景，是最后那段时光释放出来的灿烂。人若暮年，夕阳也要怒放最后的辉煌，活出最后的精彩，如同不起眼的栎树或者黄栌树，虽成不了大材，但春天淡定萌芽新生，夏天从容葳蕤绿野，而最能让人陶醉的，最能让人心花怒放的，最能激起情怀的，是秋天释放的天性，红他个满山遍野。

红叶，既是生命最后的辉煌，也是孕育新生的开始。

若有来世，愿投胎为一丛栎树，做栎树中的一叶。春天生，夏天绿，秋天红遍山川，不负此生。

游山赏水

北阳山上洋芋香

辛恒卫

北阳山在镇安县东部的大山深处，山上山下居住着西口、茅坪、米粮、青铜关四个镇的乡亲。这里海拔1300米以上，除华山松子远销东北三省，天然牛羊肉销往西安、兰州等大中城市餐馆，天麻、猪苓、五味子等中药材引得各地药商争相抢购外，还有远近闻名的洋芋。

到了秋天，北阳山俨然成了洋芋的世界。住在北阳山的三舅田地宽裕，他家院里有五口菜窖专门储存洋芋。我亲眼见过，有一年三舅家装了满满五窖洋芋，有一万多斤，一家人乐得眉开眼笑。这可是一家人一年的菜和粮，当年吃不完的，还能加工成淀粉，或是拿去换米面。以前常有山外的人拉着米面进山，以物换物。

那一年，三舅家一车洋芋换来了半车面粉和大米，日子过得香甜滋润。挖回来的洋芋像小山一样堆在屋檐下、厨房地面上。品相完好、个头大的挑出来入窖封口；破损、个头偏小的留作日常食用。其中品质尚可的一部分，会放到灶头上方的竹编熏棚中熏制。熏过的洋芋脱去大部分水分，表皮皱缩，煮熟后耐嚼柔韧、弹牙顶饱，带着淡淡的甜香，当地人叫“熏洋芋”，也叫“肉洋芋”。

尤其有一种叫“蓝花花”的老品种洋芋，紫红色表皮，能开出蓝白相间的花，个头不大，形状像鹅卵石，最大也就拳头大小。它产量偏低，种得不多，但口感比别的洋芋更细腻，沙糯香甜，最适合熏制，熏好之后风味不输腊肉，常常吃得人肚皮饱胀，嘴上还想吃。

北阳山的洋芋好吃，既和品种有关，也得益于独特的地理环境。北阳山的土地是乌黑的，很适合洋芋生长，加上海拔高，洋芋生长周期更长。川道里的洋芋一般一百天左右就能采收，而山上的洋芋至少要长一百二十天。种了大半辈子洋芋的三舅说，洋芋在地里生长时间越久，淀粉越足，吃起来也就越干面香甜。

后来我们搬进县城，离北阳山远了。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，三舅年纪也大了，加上退耕还林，洋芋种得比从前少了。只是每到秋天，三舅总会捎几袋洋芋进城给我们。

年岁渐长，我们赶上好日子，可这土里刨出来的“金蛋蛋”，依旧是老百姓餐桌上常见的吃食。母亲今年九十岁，别的饭少吃都行，离不了洋芋，一天吃上一个，心里才踏实。

北阳山洋芋生长周期长、淀粉足、耐储存、不易坏，营养丰富，老少皆宜。在陕南镇安山里，很少有人不喜欢它。县城超市、集市要是看不到北阳山洋芋，不少人就结伴上山到农家去买。有了北阳山洋芋，饭就好安排，煎炒蒸煮炸熘，怎么做都合适，配上自家腌的小菜，家常饭也吃得舒坦自在，一点不比下馆子差。

洋芋吃法很多，洋芋粉可以凉拌、热炒，粉面能摊饼，搭配腊肉同炒。冬天生炉子的时候，不少人习惯晚饭后往炉膛抽屉里埋几个洋芋。不多时，屋里飘起焦香。剥开焦皮，内里雪白滚烫，几口下肚，解馋过瘾。第二天照旧，乐此不疲。

常言说：“好穿不过素打扮，好吃不过素茶饭”，道理正在于此。如今洋芋早已不是过去上不了台面的食材，走进饭馆，拔丝土豆、油炸土豆、青椒土豆丝、酸辣土豆丝、干锅土豆片、西红柿土豆片、牛肉烧土豆、鸡块板栗炖土豆，花样繁多。

如今北阳山的乡亲依托得天独厚的山地条件，科学种植洋芋，靠它走上小康路。北阳山洋芋经过精美包装，销往大城市，深受城市消费者喜爱。

乡村物语

送别

鲍久霞

阴雨连绵的早晨，天地间灰蒙蒙一片。

候车室人来人往，大家都在等车。广播一遍遍提示：开往西安的列车开始检票了，请乘客朋友尽快在检票口检票。座位上的乘客纷纷起身，在检票口列队。我前面站着一个小青年，个子高挑，俊秀白净，看样子是入学不久的大学生。他一手拿着身份证，一手拿个墨绿色水杯，嚼着口香糖，眼睛直视着检票口。他与我之间的边上站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，衣着简朴，戴着蓝色口罩，齐耳短发，眼神深邃，斜肩背着一个很沉重的背包，感觉她也是准备检票上车的。

我有些纳闷，她怎么不站到队伍里呢，很想给她提个醒，但欲言又止。眼看着快到我们检票了，她的声音响起：“包里给你装了熟鸡蛋、苹果、零食，还有咱家的核桃，路上记得吃。吃不完的回学校了分给同学，不要放坏了。下车了，再叫一个出租车，不要给妈省钱，坐个出租车早点回宿舍，还能多睡一会。”妇人的声音柔柔的，很好听。

哦，是给我前面的小青年说的。

“妈给你说话呢，你没听见吗？”

“知道啦，知道啦，不要啰唆了。”小青年很不耐烦。

妇人一边无奈地嗔怒，一边体贴地把双肩包递给小青年，帮他背上。小青年迅速刷身份证通过安检，过了检票口，随意扬起拿身份证的手，向身后抛了一个优美的弧线，算是对站口里面的母亲告别吧。自始至终，这位儿子没有回头看一眼他的母亲。

上了站台，秋风夹杂着冰冷的雨滴，掀起了我的裙摆，让人冷得打了个激灵，我不由自主回头望向那个踮起脚尖使劲向站台方向张望的母亲，悲从心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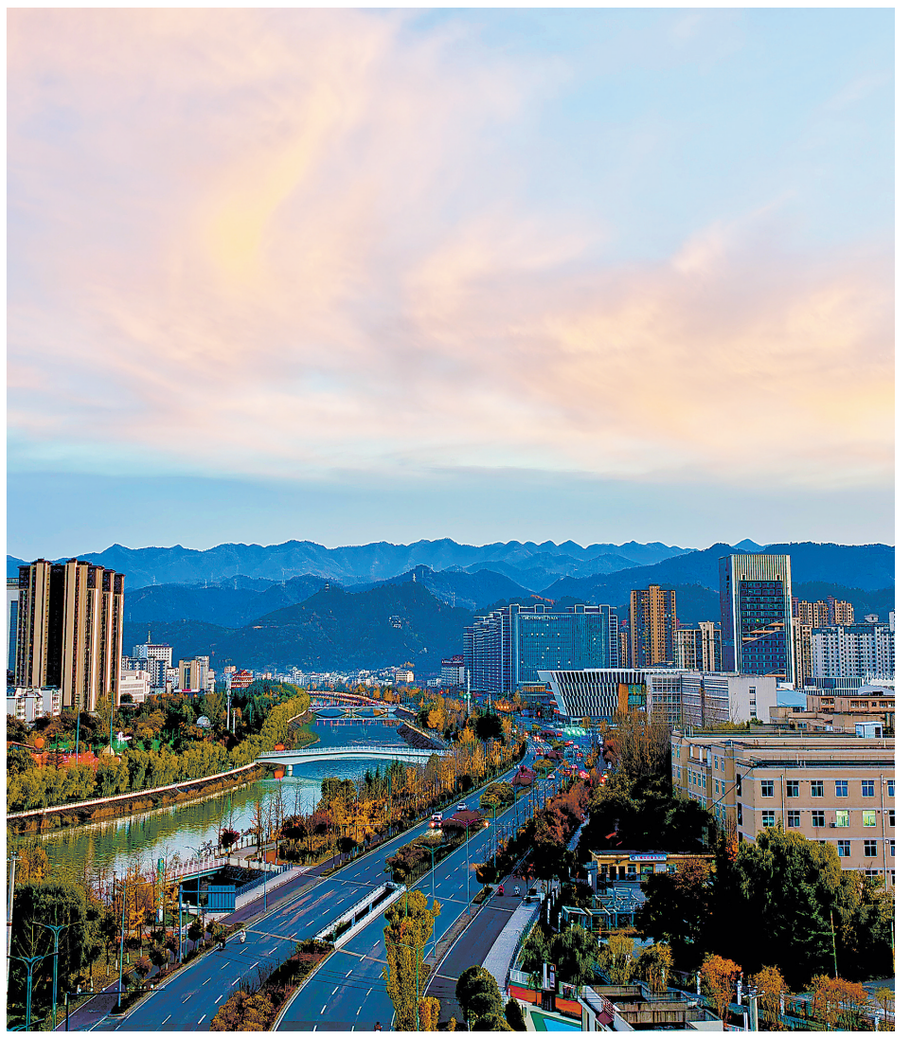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常感念自己生在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，讲究仁爱孝悌。那文明、礼仪与友爱，不只是书本上的道理，更应藏在烟火人间的点滴相处之中。

或许，少年急于奔赴前路，羞于流露感情，才用不耐烦掩盖心绪。可母亲肩上沉甸甸的背包，那些反复念叨的吃食与叮嘱，全是毫无保留的牵挂。很多年轻人总觉得父母的言语啰唆，却忽略了这份唠叨背后，是割舍不下的惦念。

人总要走过山海，才读懂亲情的重量。不知多年以后，小青年也为人父，当他站在候车室，望着自己孩子远去的背影，会不会回想起这个阴雨天的检票口，以及那一双热切的眼神？

愿父母的每一份深情，都能得到温柔回应。远行的儿女，行色匆匆间，别忘了回头望一眼身后的亲人。

灯下漫笔



商洛山

（总第2951期）

刊头摄影 王永刚